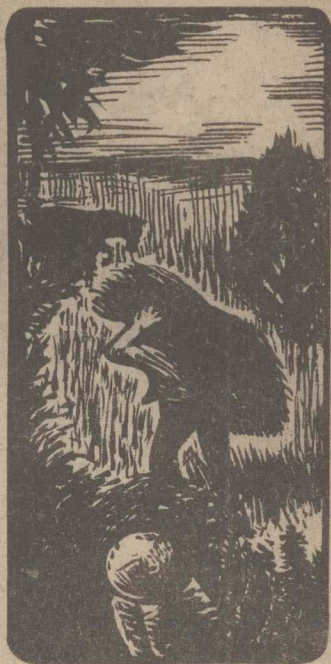


誰勞動是誰的

东北书店印行



牧 李·珍玉賓·丹 沙
作 創 體 集

東北文藝工作團一團創作組

沙丹·甯玉珍·李牧集體創作

『獨幕話劇』

誰勞動是誰的

東北書店印行

誰 勞 動 是 誰 的

1949. 6.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140 元

獨幕話劇

誰勞動是誰的

東北文藝工作團一團創作組
沙丹·甯玉珍·李牧集體創作

時間 一九四八年春耕。

地點 某農村。

人物 老富頭 五十多歲，一個有怕分怕鬪顧慮的僱農，勤儉老實。

富文喜 二十五六歲，老富頭的兒子，

一個從小就扛大活出身的好莊稼人，性耿直，有時挺暴躁。

文喜妻 二十多歲，是一個好心腸的翻身婦女。

嚴慶五 三十來歲，二流子，生在破落

嚴妻 二十八九歲，一個挺要強的婦女，爲丈夫所累，弄得挺委屈。

小柱子 五六歲，嚴慶五的兒子。

王慶龍 屯代表，三十左右歲，對各小組上的事挺關心，照顧。

佈景

互助組員甲、乙、丙。
羣衆甲、乙、丙、丁。
其他羣衆若干。

舞台的左斜面是三間正房，右側兩間開門的是住人的，左側一間開門的是鋼草欄子，接着這三間房的正斜面是一排遠遠的人家，舞台的右斜面是兩間下屋，門口夾着秫秸障子，上屋住着老富家，下屋住着老嚴家。兩家的馬圈各在房子的左角，剛剛看見馬圈的一端，院內放着春耕農具，犁杖等，和豬槽子，木櫛等。

幕啓

天還未亮，驢着黑時候，鷄不叫，狗不咬，院子裏靜悄悄的，人家還都睡着，這時老富頭輕輕的把門開開走出來，蹣手蹣脚的往四外張望，又聽聽下屋有沒有動靜，然後很快的跑到門口輕輕向裏屋叫：

富：

（老富頭以下簡稱富）文喜！文喜！
（裏屋沒有人答應）

富：

（聲音稍放大一點，但是壓抑地）文喜
『麻溜兒』出來吧！

文：

（富文喜以下簡稱文，在屋裏）爹！拉倒得啦！惹的狗咬吵吵的，倒找麻煩。

富：

（更急躁的）看他媽巴子的耿勁！就幾步遠的道！趁天不亮還不認人不就扛回來啦！（又命令的）別『牛頭鬚棒』的麻溜去！

文：

（一邊繫紐扣一邊出來對父和藹的稍怨艾的說）爹！看你！咱們又不是大地主埋財寶呢！偷偷摸摸的，咱們是憑筋力賺的怕前怕後的幹啥？等吃完早飯扛回來不就得了。

富：

（又是責備的，又是教訓的）小爺爺！我多嚙說話你沒有聽的時候，你爹活這麼大的歲數，不如你經的多。這人有錢

就是禍，這不是明着擺着幹的事。（一邊推着文喜一邊說着）快『麻溜』去吧！

文：（表面順從的答應）嗯哪！（就往下

走，忽然回頭問）是在東頭我大姐那擱着呢嗎？

富：嗯哪！嗯哪！

文：跟誰說呀？

富：你大姐夫知道，你就說『夜兒個』下晚黑我從城裏拉回來的那三斗糧食，快去吧！天要亮啦。

（文喜下）

（狗狂咬着漸遠，老富頭在張望着，嚴慶五披着衣服從下屋上，悶頭悶腦的往房後茅房去，不多一會又回來無意的看見老富頭在那張望，遂叫）

嚴：（嚴慶五以下簡稱嚴）噯！老富大叔你在那咂啥呢？

富：（被人發現以後非常驚慌的不知所措，

然後掩飾的）沒咂啥！沒咂啥！才剛狗咬！啊啊……我出來餵馬來啦！（慌忙的向剷草欄走進去）

嚴：（嚴咂着富的背影疑問的）老富頭咋回事毛毛楞楞的？（然後鄙棄的唾了一口）呸！（進屋去了）（老富頭拿着草

料上，去餵牲口，犬吠聲由遠而近，急下把草料放在槽子裏，又上看看四外，又悄悄的走到老嚴家的窗下聽聽裏面有沒有動靜，就跑去接他兒子去了，文喜由對面扛米上）

富：碰着人沒有？

文：沒有！

富：（自言自語的）藏在那塊呢？！（四外找地方）

（文喜竟自往屋裏走去）

富：（急躁的，責備的）你這混蛋小子，往

哪措？！

文：（理直氣壯的）往屋裏搯唄！

富：（叱責的）死木頭疙疸腦袋！連這麼個

『個數』都轉不過來！（然後稍稍解釋的聲音非常低）你眼睛看不見別人家沒糧食嗎？你耳朵聽不見有人說誰有吃誰的？！你擺在屋裏你抗住人朝你借嗎？

文：（反駁的，越說聲越大）聽那個呢！咱們又不是偷來搶來的，咱們起五更爬半夜的編蓆子賺來的，你當他媽下屋呢，一睡睡到日頭照屁股任雞巴屙不幹，竟指着吃人家的，再借就不借啦，官家開會不是左次三番說誰賺個金山別人也是白紅眼，願意借就借，不願意借也瞪兩眼白眦着哇！

富：（斥罵的）這混蛋小子可礙門灌，你小點聲！你讓人聽見，又該說咱們不『團結』啦，（訓誡的）這年頭『有也不能說

有』啊，你要說『有』，都向你借，你要不

借就該說咱們『獨裁腦瓜』啦，那『印象』不就不好啦？！（然後愛撫的）傻小子！

咱們討那個麻煩幹啥？！咱們藏起來誰還知道咱們有『啊』？！（扯文喜）跟我來！

文：（稍有一點不願意）真是的藏那呀？

富：（悄聲的）柴火垛裏！

文：那就快點吧！（不耐煩的）

富：（又突然阻止去藏）文喜！文喜！柴火垛不行，這一天抱柴火還得操心，怕它露出來！

文：（停住脚步嫌麻煩的）你看，又不行

啦，你說倒藏那呀？

富：（四外找地方）

文：唉！爹！你『麻溜兒』點嘛！（急的躁着腳說着）

富：看你『急急歪歪』的那個樣，（聲音沙

啞的）上後院！上後院！

（父子二人急從正面下，隔院的狗狂吠着，老富頭拉着文喜又上）

富：

（又像對自己說，又像對兒子說）真他媽×『囊喪』，狗也找攪扭！（急的直打轉轉找不到藏處）

文：

（更不耐煩的）爹！拉倒吧！我扛屋裏去吧！這叫人家看見成啥了？！人家還尋思咱們偷的呢！

富：

（固執的，非要藏起來不可）他說偷的行嗎？咱們心不愧，（牽就的）行啦！行啦！別麻煩啦！扛到剗草欄子去，用草埋上吧！

文：

（二人正要往欄子走，狗更咬的厲害）（拿土塊打狗）瘟災的。

富：

（阻止文喜）看你！你越打他，他不越咬的『蝎虎』啦！（二人往草欄子走，這時嚴慶五突然打開了窗戶一看，是老富家爺倆，恍然大悟，暗自點頭，老富

家爺倆已經進了草欄子）

嚴：

（窮酸的，惡毒的）我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還是鬧的這個山前鬼畫符啊，有糧食你們藏起來啦！怕我借，很怕我沾了你們，你們覺着五更半夜挺鬼的呢，還鬼過我去啦，等天亮再說！（把窗戶關上）

富：

（老富頭和兒子上）

（長長鬆了一口氣）唉！（自言自語的）這日子過的像去年大地主似的，有點東西還得偷偷摸摸的攔着我算看透了，往後活也得『沉』着點幹啦，別『頂架兒』編筐編簍的啦，賺兩×板子（錢）直操心，把那担頭子地哄弄種上，懶蛤蟆打着蠅供上嘴就行啦，到秋天還不知怎麼的呢？！（不同意的帶解勸的）爹！你這是啥思想呀？你這老腦筋還不開，人家上邊官家一開會，就演說，勤勞發家也不分也

文：

不闖，這麼磨春耕艱難，人吃馬餵都缺減，編個蓆子啥的賣兩個錢不能接濟接濟！爹！咱還是幹哪，我去取蓆子去，（向屋裏走去邊說）莊稼人一年三百六十天還是幹爲本哪！（文喜下）

（富慢慢的坐在褥子上，一邊裝煙袋一邊點煙自白）

富：唉！可不是還得幹咋的！給人家扛一輩子大活都幹啦，這回翻了身還能不幹啦！

（文喜拿未編成的蓆子上）

文：爹！咱倆編吧！

富：啥『前兒』啦？（看天色）咱這組打更的咋還不招呼煮飯呢？

文：你看天都發白啦，橫豎一會兒就要招呼啦！

富：（剛想編蓆子，又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文喜！（四外看看人）

文：爹！啥呀？

富：（悄聲的）你快趁天沒亮，把『夜兒個』黑天拉回那一百草用柴火蓋起一半來，省着別人看見，那麼多挺顯眼的，又該借啦！

文：又不是一捆二捆的，樣子蓋不起來！

富：唉！能蓋多少就蓋多少吧！

文：爲了使爹不生氣順從的稍帶着不願意的）噲哪！（下）

（老富頭編蓆子）

（附近各家雞叫聲四起，後台有人喊：

『起來做飯啦！各家起來做飯啦！』）

（老富頭站起向窗裏喊）

媳婦！起來做飯吧！

富：媳：（文喜妻以下簡稱媳，在屋裏）噲哪！我早就起來啦！

富：（又向屋裏囑咐）煮點小米飯吧，爛的快，早點吃飯好套大犁，今個該種大田

啦！

媳： 嚶哪！（一邊答應着繫圍裙走出來）

富： （看媳往柴垛走去，急忙上前叫住）媳

婦！你是抱柴火去啊？

媳： 嚶哪！

富： 那我去抱吧！（急攔住媳婦，自己向柴火垛走去）

媳： （不明的）爹！你抱幹什麼呀？

富： （轉身來，親切的）文喜在那邊用柴火

蓋穀草呢！你別過去啦，那麼多人，叫

人家看見又該疑神疑鬼的啦！你記住，

趕明兒格抱柴火別把穀草露出來！啊？！

媳： 嚶哪！

富： 你快叫下屋老嚴家起來煮飯吧！打更的

都招呼半天啦，還沒有動靜呢！咳！當

這麼個組長真操心！（下）

媳： （到下屋窗前叫）老嚴家大嫂！（聽聽裏

面沒有動靜，敲一敲窗戶）大嫂！大嫂！

嚴妻：（在裏答應着）啊！

媳： 大嫂！起來煮飯吧！

嚴妻：嚶哪！

（這時老富頭抱着柴火上）

媳： 爹，柴火給我抱進去吧！（接過柴火抱

進屋去）（下）

（老富頭坐下編蓆子）

（嚴妻上）

嚴妻：老富大叔！起來啦！

富： 嚶哪！（稍停）姪媳婦啊，今兒個種大

田，想法把飯煮好，張羅把馬餵飽，可

別就誤套大犁啊！早種早得。

嚴妻：（湊近老富頭跟前，訴苦似的）老富家

大叔，你穿這麼說，這咋『整』啊！吃

沒有，燒沒有，好幾頓沒揭開鍋啦！這

兩天竟吃車轆轆菜，孩子吃的直拉肚

子，馬，馬沒有餵的，弄點『耙摟子』

哄弄着，眼看就要『倒台子』啦，一點

『指項』也沒有啊，那個死鬼（指下屋狠狠的叨唸着）你和他磨破了嘴唇子，說你幹點，幹點！他屁股就像帶千斤閘似的，也是不動彈，你說這叫我咋『整』？！

（說完好像求饒似的等待回答）

富：

唉！（停了半天沒有說話，然後打掩護地）你們沒法！咱們也沒有法！今年春天艱難，誰家還不是一樣，咱們剩那一星半點的糧食還不够喝粥的呢！那幾捆穀草許能餵個三天五天的，（假意的嘆聲氣）唉！難啊！

嚴妻：

（像討了好大的無趣似的，可憐的走啦，向下屋窗前，發洩的暴叫着）小柱他爹！小柱他爹！小柱他爹！（裏面沒有回應，更潑刺地罵着）死鬼！你就死炕上了！連個聲也沒有，斷氣了？！

嚴：

（在屋裏懶洋洋的說着）真他媽巴子的，你五更半夜號叫啥呀？沒好聲的，

像報廟似的，都不讓人睡一會回龍覺！

嚴妻：

（一屁股坐在窗底下，更生氣的）你睡吧！你睡吧！還說人家號叫你！人餓的都扎着脖子等死啊？馬都瘦成龍啦！

嚴：

（把窗開開，擦擦眼睛伸懶腰）你吵吵啥呀？咱們缺啥弄啥唄！（打了個哈欠）

嚴妻：

（一動沒動的反問着）缺啥？煮土里坎啊？燒大腿啊？

嚴：

上回官家放的那半斗小米都吃淨啦？

嚴妻：

（冷冷的）別說那半斗小米啊，就連那二升穀種，連棵粒也沒剩啊！

嚴：

那『倒騰』的這匹馬換下來的那三斗小米也沒有啦？

嚴妻：

（更不理睬的）你還恬臉說呢！『倒騰』下那點小米，你『古道古道』這個，又『鬼倒鬼倒』那個，做買賣『鬧景』的，鬧個歸終，都叫你上街窮吃漲『囊』啦！

完啦落個這麼個『倒台子』馬回來，呸！

（吐了一口把身子向旁邊一扭）

嚴：大『前兒』個，跟上屋借的那升小米呢？

（嚴妻沒答應）也吃光啦？

嚴妻：（淡淡的）光啦！

嚴：（有點火啦）怎麼吃那麼痛快？這一兩天吃了一乾二淨？

嚴妻：（扭過身來，對抗的搶白着）沒看你那

頓少吃，我說喝點稀粥吧，你偏要吃

乾的不可，颶風下雨不知道，家有沒有

糧食你還不知道？幹活不怎麼的，吃一

個頂三！我們這日子沒個過，掣等着受

大窮吧！麻溜把皂火挑了，散了得了！

嚴：（覺得理屈，只好服軟的）得啦！得啦！

大清早別吵吵啦！怎麼也得想章程吃上

啊，八路國家還能餓死人啦！

嚴妻：（腳躡的）誰有章程誰使，我算沒章程

可想！

嚴：（悄聲的）小柱他媽你來！

嚴妻：幹啥？（沒好聲的說）

嚴：你來呢！（嚴妻不得已的上窗跟前，嚴

悄悄的對她說）咱們還是跟上屋借一點

吧！

嚴妻：（一扭）你去吧！我不去！

嚴：看你這豎扭勁！

嚴妻：跟人家借多少回啦？還沒臉？左次三番

的你不嫌『可蠢』我還嫌『可蠢』呢！

你不幹活，竟講吃人家的！

嚴：（好像很有本事的，慢條斯理的說）

嘿！我也沒閒着啊，可不是這麼暗咱們

跟難嘛，借他兩回米，又算討他什麼麻

煩呢！一來咱跟他上下屋住着，二來咱

都是貧僱農，三來還有點小親戚，大叔

大姪的叫着，他有啦還能叫咱們餓着？

這八路國家就是一碗飯兩人吃，這就是

這個困難年頭嘛！

嚴妻：（聳聳肩膀，走開很遠）我不聽你臭白話，任屁玩藝兒不幹瞎講究！

嚴：（有點懇求的樣子）去！去！去借吧！

先少借點，眼睜着天快亮啦，借來好煮，（又打了一個哈欠）唉！再倒一會兒！（又把窗戶關上）

嚴妻：（指點着窗戶，小聲的罵）你這個不得好死的，我算跟你受八輩子罪了！竟叫我跟人家求爺爺告奶奶去！唉！（傷心的不得已的走進屋去）

富：（懷疑的）要跟我們借米？（稍停了一停）媳婦！媳婦！

（媳婦上）

媳：爹！啥呀？

富：（扭扭下屋急說）下屋一會兒跟你借米呀，你就說沒有多少啦，他不幹活，老跟咱們借，咱們扛不起啊！聽見沒？

媳：噢哪！

（嚴妻拿水瓢上）

富：（慌張的囑咐媳婦）你快去吧！

媳：（急下）

嚴妻：（一上來，看見老富頭和媳婦的樣子，自驚的縮回來，喃喃自語的）這怎麼和人家說呢？！三番五次的跟人家借，怎麼往出伸手啊？！（稍想想難過的）唉！拉倒吧，餓死拉倒！誰叫咱們攤上那麼個不招『遙興』的啦！（突然小柱在屋裏喊：『媽！媽！餓啦！餓啦！』）

嚴妻：小柱這孩子餓的『悄』叫喚，這咋『整』啊！我一個婦道家，顧東顧不了西，我要強也沒法，都叫那個不爭氣的累住了，唉！管啥羞和臊的，把孩子都餓壞了，唉！還是借點吧！（向富老頭走去，難爲的，羞愧的，不敢說的）老……富……大叔（又說不下去）

富：（抬起頭看見嚴妻手裏的瓢，知道要借

米，遂說） 姪媳婦！你要借米嗎？唉呀！我們那米好許能煮兩頓哪？你去問問你大妹子去看看！

嚴妻：（極力掩飾的）我……我……不是借米，你這蓆子編的挺好。（站在那兒不知說什麼好）

富：（也明知他還是來借米，故意『咕囔』答應着）啊……啊……挺好！

（小柱哭着上）

柱：媽！還不煮飯，人家都餓啦……啊……

嚴妻：（壓制着難過，哄弄小柱拉到一邊）小柱！好孩子！你別鬧啊！媽就給你作飯吃！

柱：我就要吃嘛！就要吃嘛！

嚴妻：唉！反正也是這麼的，拿臉當屁股吧，問問大妹子去！（自語着走到上屋門口，鼓了半天勇氣，才顫顫巍巍的說）大妹子啊！（也許人家在屋裏沒聽見沒

有答應，又大一點聲叫）大妹子！（媳上）

媳：幹啥呀？大嫂！

嚴妻：我……我……（咕囔了半天也沒說出口）

媳：你說吧！大嫂！幹啥呀？

嚴妻：（好像知道人家不能借似的，遂變了話題掩飾着）我要上前頭秧棵地看一看去，小柱直鬧，大妹子！你給看着點！

媳：（揭穿地）噯！那麼大孩子還叫人家看着（稍停），那你去吧！

嚴妻：（向下走去，小柱一邊叫喚一邊跟着，扯着他媽的衣裳襟）

柱：媽……媽……餓啦餓啦……弄飯吃吧！

嚴妻：（忍耐的，剛強的）走！小柱！到前頭地挖車轆轆菜去！（欲拉小柱走）

柱：我不去！（小柱不動彈）車轆轆菜吃的直跑肚，我要小米飯吃嘛！要小米飯吃嘛！

嚴妻：（生氣的）死崽子，有小米飯好給你吃，沒有小米飯給你吃啥呀！走！小

柱！（硬拉小柱走）

柱：（遂坐在地上鬻扭着）我不去！我不去！

嚴妻：（由氣變爲暴躁，遂打着小柱屁股）我

叫你不丟！我叫你不丟！瘟災的！你爹

不幹活你跟我什麼脾氣？

富：姪媳婦，別打孩子，別打孩子！（急上

前拉住了）（嚴妻到窗台上，放下水瓢，

拿起小筐和小鏟刀下）

富：小柱別哭啦！這是在叫你那個爹『累』的

呀！可是誰敢說呀！唉！（小柱哭聲漸

止）媳婦！媳婦！

媳：（在門口露出頭）爹！你叫我？

富：啊！你看這孩子餓的『悄』叫喚，飯好

了沒有？你給他盛碗吃。

媳：好啦！（回屋裏）

富：小柱！等着吧！你爹給你盛飯來啦！

（嘆息的）唉！大人不務正孩子都跟着
遭罪呵！

媳：（端飯上）小柱給你吃吧！（小柱接過

去狼吞虎嚥的吃着）若看你爹呀！半碗

也不給你，左比隣右叫你那爹『招』的，

誰看得起你呀！可惜你媽那麼要強啊！

紡線做鞋也供不上嘴啊！要強還不是白

塔，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哼！也算個男

子大漢，瞪兩眼不動彈，竟指着人家養

活着！

富：（把手停下來述說着）若說起來就長

了，我他媽在這屯扛一輩子大活啦，我

摸他頭頂長這麼大，我啥不知道啊！從

小就不是正經玩意兒。早先仗着他們老

伙裏有個幾百垧地不幹活，一天除了要

錢鬧鬼，再不就是抽大煙，走邪道，鬧

個家敗人亡，你看根就不正，這梢能好

啦！在他這輩剩個十垧八垧地，整年游

游遊逛逛也不務個莊稼，東搗一把西搗一把，鬧個歸棋落個腓眼毛光，地也賣淨了，常言說的好，坐吃山也空啊！

媳：

爹！你小點聲說，（担心的）叫他爹聽見，又該說咱們背後叨咕他啦！（拿起秫稻剝秫稻皮）

富：

當面咱倒不敢說，不過我一想起這一中中事兒，真叫人看不過眼去。（說不說又說下去）就拿去年鬪爭來說吧。皆因他沒有剝削過人，也沒啥玩藝兒，每年哄弄着種上地，給他劃了貧農，哼！這一鬧他有說有嘮的，村前村後這家那家出來進去的，竟他媽指着吃『鬪爭飯』啊！莊稼也不務了，他今年春天那能不艱難呢？（氣忿的）他媽的都一二的種莊稼。人家够吃，你他媽怎麼不够吃呢？竟拿去年歉收遮羞，靠人家幫助，甚麼事興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可也不能老靠

媳：

人家啊！『供一飢不能供百飽』啊！人家那臉皮比牆都厚，他還嫌這『可蠢』好看的了，吃現成的『如作』啊！

富：

（發牢騷的）誰不樂意吃現成的？可那有『房』『薄』掉餃子多的事兒！竟指着人家養活，像早先大地主似的不動地方，還想吃香的喝辣的，有那事我還幹呢？我何必累一輩子把腰都累彎了，我們家輩輩給人家扛大活，我爺爺扛、我爹扛、到我這輩也扛、到兒子這輩還扛，這回共產黨也來了，可算翻過身來啦，去年就那麼鬪爭開會，我還他媽的起早貪黑沒把地扔了，收拾乾乾淨淨的，那敢懶一會，這地你哄弄他一回，他就哄弄你一年，雖說去年歉收點，可也缺不到那上下，咱們這自己手勤點，編個蓆子，也就補助上啦，像他媽×他那麼懶呢，早餓死了。

媳：爹別說了，咱們吃飯吧！

富：去看看文喜堆完了沒有，堆完就『麻溜兒』吃飯吧！

媳：嚶哪！（向右角下）

富：（小柱又拿空碗到老富頭跟前又想要）

小柱：沒吃飽？

富：（小手指頭含着嘴裏）沒吃飽……

富：呆一會叫你孀子再盛一碗！（忽然質問

小柱）小柱你長大幹活不？

柱：……

富：你告訴大爺爺長大幹活不？

柱：幹……

富：（愛撫的摸着小柱的頭）好孩子！長大

要幹活別跟你爹學！（文喜與媳上）

富：文喜！都蓋上了？

文：差不離了，看不出來了。

富：那就麻溜吃飯去吧，天已大亮半天啦，

吃完飯把馬餵飽，好套大犁下地！

文：嚶哪！（下）

媳：爹！你也趕快回去吃吧！

富：（一邊收拾蓆子，一邊說）再給小柱盛

碗飯！供他就供個飽。

媳：嚶哪！（拿碗下）

富：這一天老這麼供，多啗是個頭呢？

（媳端飯上）

富：等他媽回來，你告訴他們張羅吃飯，快餵

馬吧！別因為他一家就誤人家大夥，又

該對咱組長有『反映』了。（抱蓆子下）

媳：（遞給小柱飯）給你吧，小柱！快吃

吧。（遂把一把掃帚掃院子裏的秫秸皮

等）（嚴妻上）

嚴妻：（看小柱吃飯，遂問）小柱是誰給你的

飯呵？

柱：（跑向妻跟前）大孀給的。

媳：（也到嚴妻跟前）大嫂子呵！才剛你上

地小柱子打滾的哭，我爹叫我給他盛碗